



## 大富之相

余姚，是浙江省东部沿海的一个小城。外地人也许只从它出产的干菜笋、杨梅等农产品，知道了它的名字。但是，余姚人谈起自己的故乡来，却有一种不胜依恋，引以自豪的感情 那是因为：

一、它历史悠久。考古工作者早就在这里的河姆渡村发现了原始社会遗址，被称为河姆渡文化。

二、浙东多山 山势连绵起伏 蔚然深秀 又濒临东海 横贯清流。有山有水，自然就孕育一股灵秀之气，也就必然地孕育出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。所谓“海岳精液，善生俊异”。这样说也许有点风水先生的味道，但优异的地理形势，对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心灵有所陶冶，也是说得通的。余姚南部有四明山的余脉作为依靠，全城有姚江映带左右，当地人从山的巍峨，水的奔腾得到启示，无形中增长了奋发精神；有特别颖悟能力的，在事业上能获得特别的成就，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了。

历史上余姚出生的名人不少，最出名的两个都姓黄。一

个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、史学家黄宗羲，字梨洲。当时人尊称他为梨洲先生。黄宗羲的治学思想，直到今天还有人在研究。他的许多精辟论点，还有人在奉为经典。

黄宗羲的故里在余姚历山镇桃园村。黄家在这里是大族。过了三分之一世纪，不知绵延到黄家第几代，又出生了一个能驰骋十里洋场的上海，一生毁誉参半，有人赞扬他是企业家，更有人贬斥他是“滑头商人”的黄楚九。

黄楚九的父亲黄知异，是祖传的眼科医师。在黄楚九出生之前，父亲的正室已经生了两个儿子楚琳和楚善。现在侧室蒋氏也十月怀胎，就要临盆。这一天是公元 1872 年 4 月 9 日，清同治十一年，农历壬申年三月初二，天刚蒙蒙亮，只听得一声啼哭，又一个小男孩呱呱坠地了。

养了个男的，母亲蒋氏感到有无限的欣慰。小老婆在家里的地位本来是低人一等的，但有了儿子就顿时改观，而且日后也有了指望。

黄知异也很高兴，认为这是黄家香火越来越兴旺的象征。多子多福，人家有一个儿子就希奇得不得了，自己却有了三个，这不是老天的厚赐是什么？马上喜不自胜地奔告四邻，分送了满筐的红蛋。

早先，生了儿子的人家总要请相命先生来给儿子看相。黄家这个小儿子的长相是不错，给相命先生一说起来，就更加神了。什么“天庭额角宽广、准头鼻子危耸、地角两颊的下端饱满”是大富之相，将来肯定要发大财。黄知异本人也懂一点麻衣相法，觉得相命先生的话虽有奉承之意，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，因而对怀中的襁褓更加疼爱。他一心要给小儿子起个好名字，寄托为父的期望。横想竖想，决定取名为承乾，乳名乾乾。“承”继承也；“乾”系八卦和六十四卦之一，象征阳性和刚健。《易经·说卦篇》云：“乾，健也。”又

云：“乾为天，为圜，为君，为父。”乳名“乾乾”也从《易经·乾篇》中找到了出典：“是故居上位而不骄，在下位而不忧，故乾乾因其时而惕，虽危，无咎矣。”这是祝愿小儿子日后发达，即使遇到危难，也能及时警悟，转危为安。一个名字包含了这么多、这么深的意义，黄知异真是煞费苦心，也可见我们中国人讲究取名字，祝祷一生好运的传统。

有了名，还要有字。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古者，名以正体，字以表德。”先祖黄梨洲就是既有名，又有字的。黄知异巴望这个小儿子能够不辱祖先，所以也要给他取一个不同凡响的字。几经思索，定为楚九。“楚”排列齐整的意思；“九”三三得九，《宋书·律历志上篇》云：“黄钟之律长九寸，物以三生，三三九……”《易经》中称阳爻为九，如初九、九五。《易经·乾篇》云：“九五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”古人称皇帝为“九五之尊”，这可不得了，黄知异望子成龙，还不是一般的人中之龙，而是能飞黄腾达到天上去，让别人都来仰望的龙。皇帝是不敢做的，但做做一个方面的领袖人物，执一业之牛耳，相信只要努力，还是可以实现。

“楚九”的字又与“承乾”的名相呼应，都充溢着阳刚之气，还表明了他在兄弟之间是老三。

黄楚九发迹后，自己又更号为“磋玖”与“楚九”谐音。“玖”是“九”的大写字，是一种浅黑色的玉石。“磋”切磋、磨砺的意思。隐喻玉石越磨越有光彩，自己在社会上磨炼，也越来越成熟。

中国人取名的学问，在黄楚九的身上可见一斑。



## 七十二方

幼小的黄楚九开始解事了。奇就奇在他比一般孩子更多一份领悟的能力，大人说话的口气，脸上的神态，他都能从中辨别出意思来。母亲蒋氏常常在父亲面前说：“乾乾是个小精灵。”既有做娘的情不自禁的得意，也在暗示丈夫对这个小儿子要多疼爱一点。

蒋氏是识得几个字，肚子里有一点墨水的。空下来就教乾乾认方块字，因而又认识了不少中草药名。每当父亲为人看病，母亲在一旁照应病人，充当助手的时候，乾乾就站在桌子旁边，踮起双脚，想看个究竟；有时索性就爬上椅子，趴在桌上看父亲处方，嘴里叽哩咕噜的，大概在辨认处方上的药名，又不能辨认清楚，但那副童稚的认真模样，确实有趣。

儿子如此聪明好学，做父亲的觉得不能让他耽误下去，便在历山镇上找了一家最好的私塾，送乾乾在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的神位下磕头拜师，正式做了一名蒙童。先读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不用多久他就把这些书读得滚瓜烂熟，然后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……先由先生用朱笔圈

点 他再一本一本地读下去 不到两年 他读过的书居然超过了两个哥哥。

旧时塾师授课 只要你把书背熟 并不为你讲解 有时候只聊表讲一点。这有一种说法，就是等你长大以后，自会对你读熟的书逐渐有所理解，伴以生活的经历，理解会越来越深刻。现在你年纪还小，讲了你也未必能懂。

另有一种可能，塾师本人对这些经典著作还没有摸透，讲不清，只好让你囫囵吞枣，反正成天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念 至少拘系了孩子的身心 总不是浪费光阴了。

乾乾却对此感到不满足，在塾师那里得不到解答，便回家问父亲。黄知异自以为秉承家学，对圣贤书有不同于一般人的体会，又不大好随便对人宣泄，有点闷得慌。儿子来问，正好搔着了她的痒处 只要有机会 不管讲到哪部经书 都要把‘吾家先祖梨洲公’怎么说的搬出来 对照诗云子曰 发挥一通。梨洲公有些话说得很大胆 如：“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”；“天子之所是未必是 天子之所非未必非”等等。黄知异心里虽然对先祖极为佩服，却不好全部讲给乾乾听，免得孩子产生叛逆思想，将来会闯祸。他讲的都是“梨洲公”的学说能和孔孟学说挂上钩的。他对乾乾说，我们黄家为什么坚持世代行医？因为治好别人的病，解除了别人的痛苦，也是济世之道。梨洲公说“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，而在万民之忧乐”我们做医生的如懂得这个道理 也就懂得了自己从事这个行业，符合了孔孟“泛爱众而亲仁”的思想主张。

黄楚九后来想尽各种手段赚钱，但也不时做些济困扶贫的好事，在他复杂的人生观念中，是否也有父亲当年为他阐释先祖‘梨洲公’的一番话在起作用呢？

黄知异藏有不少黄宗羲的遗著 如《宋元学案》、《明儒学

案》、《明夷待访录》和《南雷文集》等，不过《南雷文集》已残缺不全；还有就是医药书籍。他并不要求孩子们读老祖宗的书，要读也可以。只有《明夷待访录》放在书橱的顶端，封得严严实实的，不许碰。这是乾隆年间就被列入“黑名单”的禁书，但又不好对孩子们明说，只能含糊其辞：“老祖宗这部书很深奥，等你们长大了再读吧。”他推荐给孩子们读的，多是医书。其中一部祖传的手稿《治眼七十二症方》，尤其要孩子们用心揣摩。

《治眼七十二症方》是黄家几代人治疗眼疾的经验和心得，也包括黄知异的心得和经验。眼睛有病，症状各异，归纳起来竟有七十二种之多，种种都与五脏六腑有关。这部手稿每例举出一种病症，必定写明主要症状和症结所在，再对症下药，标本兼治，攻补兼施。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这算是接近科学原理的医术了，因而也取得了相当的疗效。不仅余姚本地，邻近县城慕名登门求治者，也络绎不绝。

黄楚九对这部手稿兴味极浓。书中的歌诀熔病理、方剂、功能于一炉，读来琅琅上口，很容易背诵。他把这部稿子从前面翻到后面，又从后面翻到前面，先是默默地念，念啊念的就念出了声，像在私塾里背书那样，还念出了调调儿。这里不妨摘采一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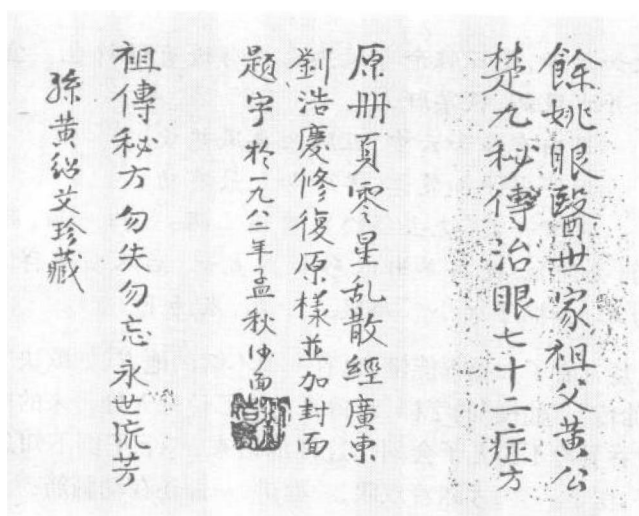
[第十二症]“迎风流泪症”。目有迎风泪者，肾虚也，盖肝木生风，肾水枯，不能生木故。宜点凤麟膏、羊脑膏，服明目地黄汤。

迎风流泪肾肝伤，二地防风川膝方。

枳壳杏仁羊凤点，仙传明目地黄汤。

生地一斤，熟地一斤，防风四两，枳壳四两（炒），牛膝四两，杏仁二两。

[第七十一症]“内障聚散如云”。目有内障一聚一



黃楚九賴以起家的《秘傳治眼七十二症方》至今仍由其孫紹艾珍藏着。

散如云者，是五脏余毒风热上攻有进有退故也。宜点推云并水服药，服羊肝丸。

目内有瘴如云中，五脏余毒风热攻。

川连当归加蕤仁，羊肝和丸最有功。

羊肝一具(洗去筋膜)黄连三两 当归一两 蕤仁一两(去油)。先将羊肝入砂锅内煮烂，后入黄连等，未捣为丸，如桐子大小。每服五十丸，米汤下。

黄楚九看了大致都能懂 也有令他不解的地方 如歌诀中常常出现‘仙传’、‘仙授’的字样 难道真是从哪位仙人处得来的吗？

黄吞异冷不防儿子会问出这样的话来，一下子倒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愣了一会 才眯着双眼，一面讲，一面还在动脑筋：

“孩子 你读过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吗？’忽闻海上有仙山 山在虚无缥缈间。楼阁玲珑五云起，其中绰约多仙子。’仙人住在这样的地方 你教我到哪里去找 所以说是‘仙传’、‘仙授’不过是要让人家知道这方子有来历 很神奇罢了。”

黄楚九听得似懂非懂，但约略悟出了一点：仙人可以说没有，也可以说有，就看你怎么说罢了。这一点感悟，可能就是黄楚九日后在广告上大摆噱头 故弄玄虚的契机。

《治眼七十二症方》不光能治眼病 也可兼治其他诸症 如清液丹可治喉炎，隔纸膏可治烂脚，复元通气散可治乳痈，大造丸可治遗精等。父亲每每配制这些丸药，都由蒋氏具体操作，黄楚九也跟着母亲忙前忙后的，慢慢的他自己也会配制一些丸药了。

这时 黄知异的正室又养了一个儿子 是楚九的弟弟 叫楚衍，排行老四，还刚刚学步，什么都不懂。拿两个大的楚琳和楚善与楚九相比 从小看大 很明显 将来最有出息的是楚九 能够继承祖业的，也非楚九莫属，黄知异对此已了然于胸。黄楚九也看出了父亲的心意 在父亲为人诊脉时 他只要放学在家 总随侍在侧 凝神观察父亲如何处方。经常是父亲开了上一味药，他就暗暗猜测：下一

味药会不会是这个，等父亲写出来一看，果然是的。有时候，索性另外去开一张处方，等病人走后拿给父亲看。父亲不好过份夸奖他，只是摸摸他的头，其实已经显示出嘉许之意了。

早先的中医师开方子，有身份的病家不光要看你用的药地道不地道，还要看你的毛笔字写得好不好。方子拿到药店去配药，有经验的伙计也会评头品足，如果先生的字写得蹩脚，伙计免不了要讥笑一番。黄楚九这时是一心一意想继承父业，做个好医生的。为要练好毛笔字，特地觅来一块二尺见方的青砖，稍加磨洗，每天必定用毛笔蘸了清水在青砖上写个把时辰，日复一日，竟成了他终身坚持不懈的必修课。当他成了上海“知足庐主人”后，客人还可以在他的书房里看到一方青砖，但是不是小时候在家练字的那块，就不得而知了。至今他的孙子黄绍艾先生还珍藏着祖父当年用记账的折子抄写的《治眼七十二症方》，字不敢说写得怎么出色，但相当工整，有功底。据说黄楚九在世时，不管走到哪里，这本小折子总是揣在怀里的。他当然不会再为人治眼病了，但君子不忘其本，也许在黄楚九的心里，还把小折子当成了护身符、吉祥物呢。



## 功名无望

1887年仲夏的一天，有一艘从余姚驶来的帆船靠上了上海黄浦江的码头。帆船上下来了不少客人，其中两人，一个是瘦怯的中年妇女，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少年。那中年妇女是黄知异的侧室蒋氏，少年便是他的儿子黄楚九。

这一年的春节过后，余姚黄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黄知异因年纪老迈，又积劳成疾，去世了。在他卧床不起，自知康复无望的时候，断断续续向妻妾留下了一些遗言。他最不放心的，就是三儿子乾乾将来的前途。直到断气前一刻，他无奈地望着守候在病床边的蒋氏，无力地伸出三个指头，蒋氏泪水直流地频频向丈夫点头，表示会意。黄知异觉得再没有什么心事可以托付了，慢慢地将眼睛闭上，再也没有睁开。

黄知异一死，黄家妻妾的矛盾很自然就暴露出来，乾乾和两个哥哥的感情好像也不很融洽。蒋氏觉得这个家越来越容不得他们母子俩，想起丈夫生前也说过，乾乾这么聪明，最好让他到上海去见见世面，肯定对他的成长有利，同时也可以把黄家祖传的医术带到上海去扬扬名。现在正好是机

会，父亲生前没有实现的愿望，应由我做母亲的去实现了。

想定当了以后，蒋氏收拾了简单的行装，揣了积攒下来的一点私蓄，就带了儿子上船，告别了家乡。

这时的上海，开埠虽还不到五十年，但已呈现出一片繁华的景象。蒋氏和儿子走在熙来攘往的人群里，看着两旁鳞次栉比的店铺，还有外滩一些建筑物的气派，简直眼睛都看花了。那时的海关，虽是三十年前留下的老式衙门，也不是余姚的县衙门所能相比的。黄楚九面对眼前的一切，虽然有点惊奇，却一点也不感到惶恐，心中已经打定主意：“上海这个地方，别人住得下去，我也住得下去，这才是我要住的地方。”

母子俩先落脚在南市一家小客栈里。过了半个月，找到了一间住房，离城隍庙不远。蒋氏把家安置好，就听人的介绍，把儿子送到清心书院去上学。

清心书院座落城隍庙东首，在当时的中国地界，小有名气，学习制度比私塾已不知要进步到多少倍，学生既可以独自钻研，也可以相互切磋，还有上大课聚众讲解的方式，所以学生学习比较主动，空气很活跃。但黄楚九仍然感到不满的是，学习的目的还是为了应付科举，读的还是“之乎者也”的经书，一点实际的学问学不到。黄楚九的志向不是要中举人、考状元。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”照黄楚九的理解，如发了财，有了钱，也就是“人上人”了。

书院每月有月试，这一天，照例向学生供应午膳。但伙食很搭浆，吃的人又多，有时简直无法下箸。而且开饭时间很晚，烧饭师傅倒是老早地就把碗筷放在了号板上，饭菜却迟迟不见送来，学生的胃口被吊得空咽口水，好不容易等到饭菜来了，便一哄而上，一抢而光。有位学生曾为此戏题

搭浆：上海俗语，质差、不好。

五律打油诗一首：

日影过西墙，诸生饿瘪肠。青花空有碗，白菜尚无汤。吃尽茶何用，闻来饭最香。此时同急煞，只望抢他娘。

黄楚九既不想在考试上争什么名次，也不希罕吃这一顿饭。往往在这时候，溜到外面去逛城隍庙了。

他其实已经不止一次地来过城隍庙，好些地方已熟悉了，仍感到玩不够似的。每一次来，总能发现在他看来是新鲜的东西。城隍庙的庙里庙外，聚集了三教九流的各色人等，大体上属于中下层的小人物。他们从事的职业都很不光彩，有开‘燕子窝’的，有做暗娼的，有开赌台的，但他们能混迹于社会，有的甚至混得还相当富足，这就说明，他们必定有各自的奥秘，这是黄楚九最爱打听的。

城隍庙内外，还多的是看相、算命和测字摊。黄楚九刚生下来，曾请相命先生看过相，说将来有大富之望，母亲后来将这件事告诉过儿子，他并不相信，却一直记在心里。现在这里竟有这么多的相命先生，又使他产生了莫大的兴趣，几时再去算个命或者测个字试试看。

这一天，他随意走啊走的，只看见前面有一群人围着一个算命先生的摊位，都津津有味地在注视着。黄楚九马上挨身进去，见先生原来就是城隍庙里有点名气的周铁嘴，此刻正和一个半老徐娘说些什么。周铁嘴先问她，家里堂上二老还在世否？半老徐娘回说：“都不在了，是父亲先走的。”周铁嘴听完，微微一笑，取出一块小牙牌，上有‘父在母先’四字，又用毛笔在这四字下面写了一个“亡”字，再对半老徐娘说：“其实你不告诉我，我也知道了。你看，这块牙牌上不是写好了吗？令尊是先令堂而去的。”半老徐娘听了，好像很信服的样子，又问了些别的事，付钱走了。

这下倒触动了黄楚九的兴趣，想起父亲去世快要一周年了，何不也来问问周铁嘴，看他怎么说。于是在摊位旁边坐了下来：“先生，请依看看我那能？”周铁嘴照例还是先问堂上二老的情况。黄楚九回说，父亲故去了，母亲健在。周铁嘴又翻出了一块小牙牌，上面写的是“母在父先”，接着在“母在”下面画了一个圈点，对黄楚九说：“你看，我也是早就料到了的，不是吗？”黄楚九将信将疑地跟周铁嘴敷衍一阵，也付了钱，站起身来，却不离开，巴望有个父母双全的人来，看周铁嘴又能说什么。

也真巧，一会儿就有个父母双全的人来问卜了。这一回周铁嘴翻出的还是“父在母先”那块牌子，却是这么说：“你的福气好，父母都在，什么事都不用你操心。不过，你也要惜点福，有朝一日，父母还是要归天的，而且在我看来，是令尊比令堂先走，如果不灵验，将来你来找我好了。”

这一下，黄楚九恍然大悟，这位周铁嘴的本事并不是真的能知道人家的吉凶，而是凭一张嘴，将“父在母先”这四个字，翻来覆去、颠来倒去地作解释，你怎么寻他的漏洞，他也有本事搪塞过去。可以肯定，假使此刻再来个父亲健在、母亲亡故的人来问卜，周铁嘴便会在“父在”下面画个圈点，又在“母先”后面加个“亡”字，变成“父在。母先亡。”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黄楚九自到上海来后，常常听本地人爱说一句话：摆噓头。听得多了，这话的意思黄楚九也有了一点了解，但真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却还没有见到过。今天这个相命先生在“父在母亡”上耍弄的花样，大概就是“摆噓头”的具体解释。又想起《治眼七十二症方》中的“仙传”、“仙授”，还有父亲说的

那能：沪语，怎样，怎么样。

那一番话显然也是属于“噱头”之类。看来，“噱头”虽然接近于骗人的把戏，只要“摆”得好，人家也会相信，不失为一种谋生求财之道。

黄楚九离开了相命先生，又走近了一个测字摊，一想，索性今天再测个字吧。母亲是满心希望自己读了书好求个功名，但功名是不是与自己有缘份呢？很难说，就让测字先生说说看。测字先生名叫“小糊涂”，这名字分明也是“噱头”，故意说糊涂，其实不糊涂，测的字灵验得很。

测字先生要黄楚九写一个字。

写什么字呢？黄楚九执笔凝思，再抬头一望，这个测字摊正摆在一家“谦益米行”门口。有了，立即写了一个“谦”字。问的是功名是否有望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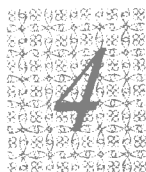
小糊涂看了看那“谦”字，似乎不假思索，就在面前那块白漆板上淡淡地写了十个字，分成两行，是对联又不像对联：“文章多所嫌，应试不中式。”写完，一句话也不说，即搁笔取资，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。

这十个字却深深打动了黄楚九的心。不管这个“小糊涂”是否真能决断自己的命运，但自己已经不耐烦再在清心书院读下去，读了肯定也是白读，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，不如赶快换条别的路走走吧，等一会回去就把测字先生的话说给母亲听……

但母亲听了会不会反倒责怪起来呢？给你上学用的零用钱，怎么花在看相、测字上头了，相命先生、测字先生的话好相信吗？

可不，伸手摸摸长衫里面短褂的口袋，零用钱几乎花光了。

到了家，他想了又想，还是没有向母亲说。再等等，看还有什么更能让母亲改变主意的新奇事儿没有。



## 浆糊大王

终于有了。这一天，黄楚九兴冲冲地跑回家来，对母亲说：“姆妈，我在城隍庙碰到了一人，真有意思！”

蒋氏不由得先皱了皱眉，带点埋怨的口气说：“怎么又去白相城隍庙了？”下面还有一句“放着书不好好去读”的话没有说。她太宝贝这个儿子了，这是她的命根子，不能让他有丝毫的委屈。就是刚才说出口来的那一句，已觉言重了，还是不说的好，马上换成笑容，问道：“碰到什么人了？”

“浆糊大王！”

蒋氏一听倒来了兴趣。上海滩真是无奇不有，连浆糊也有“大王”，催着儿子赶快说下去。

原来今天黄楚九在城隍庙九曲桥这边的几家商店门口闲逛，忽见有位三十出头，穿着摹本蓝花缎子长袍的人从一家卖水烟的店里走了出来，后面的人送到店门口，连说：“浆糊大王，走好，走好。”那穿缎子长袍的人回过头来说：“好了，开什么玩笑，都是自己人……”他走到街上，和几个熟人打招呼。那几个熟人也是左一声“浆糊大王”，右一声“浆糊大王”。

的，穿缎子长袍的人只好连连拱手，又是一脸的笑，神情很是谦和。

黄楚九看了奇怪，好在他常常到城隍庙，也认识了一些人，他们此刻正坐在一家老虎灶<sup>①</sup>门口吃茶闲聊，黄楚九上前一听他们聊的话题竟也是“浆糊大王”你说几句他说几句的，黄楚九也听出了端倪，对“浆糊大王”有了大致的了解。

这个“浆糊大王”本是一个外地来沪的落魄青年，找不到正当的差使，只好到东到西地混，城隍庙也是他常来寻觅生计的地方。混得好的时候，一天能吃上三顿饭，混得不好，也许这一天就要饿肚子。那天，他又来到了城隍庙，一面东张西望的，一面在动脑筋如何向人开口，正彷徨无计之时，忽然让他发现了一个“秘密”：有好些店家为了黏贴东西或封固函件却没有浆糊，于是你问我，我问你：“浆糊有哦？”浆糊有哦？”问来问去，又总是“啊哟，既没呀！”这么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，有时竟也让人感到无奈。

也许正应了那句俗语：“福至心灵”。青年马上脱下外面的那件长袍，到小当铺里当了一百多文钱，花三十文买了一个瓦钵，六十文买面粉，多下来的几文在老虎灶上打了开水，调了满满一钵浆糊，又到路上去拾人家丢掉的香烟盒，装了浆糊，分送给庙里的店家。不少店家正好需要，总不好意思白收他的，有的给三四文，有的给两三文，青年全都收下，还说一声谢谢；也有的一文不给，他也无所谓，还是笑嘻嘻的，说声明天见。这一天收下来，竟约有二百文，不但可以赎当，连好几天的伙食也有着落了。

第二天，青年并没有去赎当，仍旧如法炮制地调浆糊，仍旧一家一家地送，从庙内送到庙外，一天下来，收益比昨天又

<sup>①</sup>老虎灶，上海对熟水店的称呼，有的兼供饮茶。因烧水的灶头形似老虎，故名。

多了一些。

第三天 青年改变送货的方式 大店当场收钱 小店月底总收。送的地方也越来越远，竟送到法租界公馆马路（今金陵东路）英租界石路（今福建中路）上来了。

这样坚持了一年，一结算 竟积聚了一笔不小的资财 真是积少成多，聚沙成塔，散户不算，单算按月收费的，假使每个店家每月给一百文，一千家便相当可观。青年决定再扩大送浆糊的地盘，五马路、四马路、三马路，二马路这一带店家用的浆糊，全由他包了。又是两三年过去，浆糊的生意越做越大，如今已在宝善街买了一幢石库门的房子，楼下做浆糊作坊，楼上住家，并已娶妻生子，日子过得很富足。人家说他“浆糊大王”虽然含有嘲笑的意味 却一点不假 因为别人想不到会做浆糊的生意，只有他做了；只要能赚钱，不偷不抢，做浆糊又有什么不好！

一半是‘浆糊大王’的事迹有点传奇性，一半是黄楚九小有口才 说得绘声绘色 蒋氏都听得发呆了 半晌 叹口气道：“真应了古人说的‘大富由命 小富由勤’ 我看这个‘浆糊大王’能够发财 也不靠别的 靠的是勤快 手勤、脚更勤 调好浆糊之后要一家一家的去送，还要装出一副笑脸，倒亏了他。”

蒋氏说这番话是有道理的。这时她已经用“余姚黄氏祖传”的名义，调制了一些治眼和治其他疾病的丸药对外出售；人家有个小毛小病，她也会看，给一点丸药吃，居然就好了。虽然还谈不上能赚多少钱，家里的日常苦开销，供儿子上学的钱，还是有把握的。她的原意本想安儿子的心，你只管用功读书，娘也是个勤快人，不愁日子不会好起来。

儿子却另有想法：“妈妈 我看我们家这样做下去 小富是拿得稳的 我还想变成大富呢 真的。”